

歌劇融戲曲？舞臺版《復活》改編有新招

2019年正值中俄建交70周年，由馮玉萍擔任總策劃，王海平編劇，段興濤執導，劉思軍作曲，張揚、宋元明擔綱男女主角，根據托爾斯泰原著小說改編而成的同名歌劇《復活》，12月11日-12日在北京劇院上演。歌劇《復活》講述了男主人公涅赫柳朵夫與女主人公瑪斯洛娃的情感故事。作為世界名著經典，《復活》不僅是首次在國內以歌劇形式改編托翁小說的作品，在世界範圍內也屬首創。首輪演出之際，新京報記者採訪編劇王海平，男女主演張揚、宋元明談《復活》的創作。

對原著進行四種全新調整

細數托爾斯泰的三大名著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戰爭與和平》，唯有《復活》沒有被改編成歌劇，而這其中《復活》改編的難度相對比較大。在王海平看來，《復活》曾經有過話劇、電影、舞劇等藝術形式，比如舞劇雖然很美，但是對作品的詮釋並不够充分，因此在這一次的歌劇創作中，王海平也從主題、人物命運、人物關係場景和風格四個方面對原著進行了重新調整。

談及歌劇《復活》的主題，王海平認為，作品基本按照托爾斯泰小說原著敘事邏輯和故事脈絡改編。只是側重點和人物個性有新的變化，沒有讓人物滑向宗教，也沒有變為革命前社會情緒的概念化圖解，而是突出和強調了人性和生命的尊嚴與平等，是生命意識的復活和覺醒。此外從人物命運來看，王海平並沒有採用小說的結尾，從歌劇本身的邏輯和觀眾的邏輯出發，主人公兩人最終會結合，所以王海平結尾的設計是涅赫柳朵夫向女主人公瑪斯洛娃求婚，瑪斯洛娃含蓄地告訴他，“你等待着，等到明年我們再相伴。”王海平表示，這種處理方式，給作品賦予了新的含義和可能性，以便使人物更有生命感。這種更加開放式的結尾，可以算作歌劇《復活》的一個重大的改變。

另外，從人物和人物關係場景上，王海平更加突出歌劇的劇情，主要表現在人物命運和人性的轉折。女主人公瑪斯洛娃從一名天真爛漫的少女到遭遇不幸，走入困境，而絕望、墮落，慘遭流放，與涅赫柳朵夫在法庭相遇之後，兩人的衝突到涅赫柳朵夫懺悔、贖罪，欲救贖而無效，最後決定陪同瑪斯洛娃去流放，從愛與善的角度描述了人性復活的思想情感軌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音樂創作和唱腔風格上，歌劇《復活》採用中俄藝術家合作的方式。序曲、合唱和過場音樂由俄羅斯著名作曲家創作，而咏嘆調、宣敘調這些唱腔部分主要由中國的作曲家來完成，在這部作品中，觀眾不僅能看到當時沙俄時期的各種文化，在表述上又吸收了中國戲曲的形式。王海平解釋道：“我們中國戲曲里是用詩化的語言來表達，把宣敘、敘事、抒情有機結合在一起，這跟歌劇是不一樣的，歌劇宣敘調是在說事，咏嘆調就是在抒情，歌劇往往比較鮮明，在這里我們稍稍做了一點銜接，忠于原來的格局，但是在宣敘的過程中間有抒情，實現了歌劇和中國戲曲的有機結合。”

用中文唱段表現俄羅斯小說

一部俄羅斯的名著用的是中文改編，首演之際，女主角宋元明覺得這次與她以往演出的歌劇相比有很不一樣的感覺：“《茶花女》也是著名小說，但改編後依然用意大利語的形式去表演，我覺得這也是《復活》這部作品最有意思、最有突破性的嘗試。我們作為中國人去演俄羅斯的角色，唱段都是我們中國人寫的，用中文唱段去表現小說的精華，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在這方面大家還是很有壓力。”

人物塑造方面，男主角張揚認為此次的《復活》改編有很多有意思的點，對於歌劇演員來說很有二度創造的欲望。“男主角要面對幾種狀態，他需要將昨天發生的事以倒敘的形式呈現給觀眾，今天發生的就要表現在法庭上，未來就是我要陪她去流放，懺悔自己。這其中有很多的轉折點，在短短兩個小時之內，人物上需要很大的反差感，這對於歌劇演員來說也是一種挑戰。”（來源：新京報）

湯唯的這一哨，啞得透透的



以為是一個澳洲墨爾本遇見非洲馬拉維的愛情故事，結果不是。

薛曉路這一次放棄了女導演擅長的欲言又止、欲拒還迎和欲罷不能的情感把玩，上來就讓男女主角在異國風光酒店修成正果。不想一系列陰謀撲面而來，異國追殺、亡命天涯、街頭飆車、草原遁地，儼然一串特工大片的戲碼。顯然，導演薛曉路已經不滿足于老男人與大齡女青年的卿卿我我，開始走起了國際動作大片的路數。

2010年，薛曉路以公益電影《海洋天堂》開路，實現了編劇到導演的華麗轉身。三年後，她的《北京遇見西雅圖》以5.2億票房收官，上位中國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女導演之一。9年下來，薛曉路作品不多，此後除了2016年《北京遇見西雅圖之不二情書》，就數今年國慶檔《我和我的祖國》拼盤里的《回歸》，然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擲地有聲。令人沒想到的是，薛曉路上一部獨立長片《北京遇見西雅圖之不二情書》頭三天還狂飆4.3億，這一次《吹哨人》首周末三天却才三千多萬進賬，口碑更是一敗塗地。

《吹哨人》的滑鐵盧，首先在於薛曉路揚短避長的冒進嘗試。薛曉路此前的兩部商業長片之所以小有所成，除了她擅長調配大叔和大齡女文青CP，還在於她善于調制時髦的跨境話題。《北京遇見西雅圖》問世的2013年，通過生個美國寶寶來為自己人生鍍金的風氣正風行一時，薛曉路把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現象放到國際舞臺上曝曬，這是中國電影前所未有的視角。尤其片中人物均比較極品，三觀也有點劍走偏鋒，一時頗投女性觀眾所好。

這一次截然不同，感情戲的包裝之下，裝進了

一個野心勃勃的動作大賞，直接從言情頻道跳轉到了動作頻道。從女性向的跨國言情，到男性向的亡命天涯，薛曉路的導演風格來了個90度大轉彎，跟追隨她多年的觀眾玩起了漂移，而且事先也不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帶；不少人奔着薛曉路的言情戲而去，看到的卻是一個好萊塢痕迹的動作片。更要命的是，薛曉路這個彎轉得並不那麼堅決，方向盤一直在情感戲和動作戲之間舉棋不定，故事也一度在情感驚悚和犯罪嫌疑之間搖擺，讓人始終難以適從。

湯唯這一次大膽地演繹了一個從始至終都不討人喜歡的角色。不論是開篇作為前女友把已婚前男友拉入羅帳，中程作為亡命人婦與丈夫的一次次無能的角力，還是最後懸崖勒馬的回頭，都難以引發觀眾的愛憐。這也難怪，金錢和陰謀背後的情感，就像是雪地里的煤渣，剛一試圖暖化，就露出它污濁的本色，讓人難以惻隱。

人設是這個故事最大的敗筆。湯唯飾演的周雯說白了就是個外逃的貪腐分子，借前男友的舊情，為她洗錢行個人方便。明明是個見不得光的陰暗人物，非要以余情未了之名再續前緣，破壞人家家庭不說，還一次次把人家強拉下水。有關這點，導演始終不以明示，她甚至上來就用感情的障眼法為周雯的不軌打掩護。然而這種掩耳盜鈴的方式並沒能迷惑到觀眾，票房和口碑證明，綠茶就是綠茶，裹得再白蓮也掩飾不住周雯綠茶的品性。

雷佳音化身的馬珂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明明是個出軌在前的污點角色，劇本却硬生生將他反轉成忍辱負重的大英雄，美其名曰“蝙蝠俠”。已經對妻兒不忠了，他還把周雯帶回家中，上演鳩占鵲巢的戲碼，這樣的人設，難道還要我們夸他“舍己家救人家”？齊溪的演技確實是好，但也架不住她演的這個妻子人格分裂，不僅強行原諒了丈夫，在周雯死后，還演起了情敵助攻丈夫——這得多沒心沒肺的女性才做得到？

窮凶極惡的殺手從澳洲追殺到非洲，轉身回到澳洲，却突然停止追殺，改成對二人的污名化；長官已經用馬珂的兒子威脅了，這條綫剛起便戛然而止，馬珂的妻兒始終無事；馬珂的朋友突然不計后果地全員調動，里應外合上演了一出“攔官轎”的檢舉大戲，然而這場戲與此前的劇情和風格完全不搭。作為丈夫貪腐的一杆槍，周雯的智商也是忽閃忽閃的。她能機智地想到用墜機事故隱身，却想不到丈夫根本不會放過她；明知是丈夫追殺她後，依舊暴露自己再一次敲丈夫竹杠；周雯重返澳洲“吹哨”，一路却毫不設防，如果真心“吹哨”，低調而大方地直奔大使館就得了，何必大張旗鼓地作死在外媒採訪的路上？

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銅像在上海落成



12月10日，上影演員劇團演員梁波羅在趙丹銅像前回憶他與趙丹合作出演電影《51號兵站》的往事。當日，已故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的銅像在上海電影演員劇團落成，銅像基座上鑄刻着“藝術家要給人以美、以真、以幸福——趙丹”的字樣。趙丹是中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、上影演員劇團演員。在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中，共拍攝影片30多部，留下了許多經典藝術形象。